

汉译西方思



想名著文库

HAN YI XI FANG SI XIANG MING ZHU WEN KU

野性的思维

UX M3W NNS QWPM QNAPX P2 QNAE PX PY NAH

〔法〕列维·斯特劳斯 著



京华出版社

野性的思维

〔法〕列维·斯特劳斯 著
赵建兵 译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性的思维/(法)斯特劳斯著;赵建兵译.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0. 10

(汉译西方思想名著文库)

ISBN 7 - 80600 - 531 - 5

I. 野… II. ①新… ②赵… III. 结构主义(哲学)
—法国—现代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1393 号

汉译西方思想名著文库

野性的思维

[法]斯特劳斯 著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11 北京市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286 印张 680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 - 80600 - 531 - 5/C·14

目 录

导 读	(5)
前 言	(7)
第一章 具体性的科学	(11)
第二章 图腾分类的逻辑	(49)
第三章 转换系统	(91)
第四章 图腾和等级制度	(126)
第五章 类别、成分、物种、数目	(153)
第六章 普遍化和个别化	(178)
第七章 作为物种的个体	(210)
第八章 可逆的时间	(238)
第九章 历史与辩证法	(266)
附 录	(294)

导 读

列维·斯特劳斯，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于1908年生于比利时，父亲是一位艺术家。1927—1932年，他在巴黎大学学习，对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并广泛阅读了“法国社会学派大师”的著作。学习结束时，他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以及在中学和大学教授哲学的证书，然后在法国的一所公立中学当教师。1934年经人举荐到巴西圣保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任教期间，他曾到巴西内地进行过民族志的调查，并有了五个月的实地工作经验。1934年，他开始学习和研究人类学。1939年，他辞去圣保罗大学的职务，在法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去巴西中部进行内容异常广泛的考查；回国后，在法国军队中服役。1940年，在美国进行社会学研究工作，曾担任过法国驻美国文化参赞。1950年，在巴黎大学高等学术实习学校任社会人类学实验室主任。1959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主任，1968年获“法国最高科学荣誉奖”的全国科学研究中心金质奖章。在其学术生涯中写下了大量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有：《神话的结构研究》（1955）、《野性的思维》（1962）、《神话学》（三卷，1964—1968）。

《野性的思维》发表于1962年，出版后即引起著名哲学家评论和思想界的广泛注意，成为法国当代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事件。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提出的人类理论，而且还在于列维·斯特劳斯在他著作的最后一章对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

《辩证理性批判》进行了公开驳难。它似乎是一个宣言，表明了结构主义向当时统治法国思想界的存在主义的宣战，从而开启了六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序幕。

《野性的思维》写作和发表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已经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这部书的出版为他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声誉。《野性的思维》内容广博，思想深刻，是一部关于理论人类学和哲学的专著，充分地体现了列维·斯特劳斯独特的思想特点。从个性来说，列维—斯特劳斯打破西方传统的人类概念，将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融为一体，他这部著作的写作风格也介于社会学—人类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他特别注重理性分析，为了与流行于英美的注重经验研究的“人类学”区别开来，他采用了新的概念，把自己的研究称为“文化人类学”或“人种学”，他的这部著作主要研究未开化人类的“具体性”与“整体性”思维的特点，表明他们的思维与开化人的抽象性思维不是原始和现代等等级不同的思维，而是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两种各司其职而又相互补充的思维方式。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对当代人类学以致当代整个学术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前 言

本书的内容是自成系统的，但它所论述的问题与我最近在一本名为《今日图腾》（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1962年）的书中比较仓促地概述的那些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我虽无意要求读者同时去参照那本书，但如能注意到这两本书之间的联系是适宜的，其实前一本书可以看成是后一本书的一种历史的、批评的导论。因此我认为在本书中没有必要再去回顾那些已经充分论述过的理论、定义和事实了。

然而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当了解，我们料想他们已接受了前一本书中得出的有关图腾制度的否定性的结论；因为，在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认为早先的人类学家们受到一种错误观念的蒙蔽之后，我们就该来探讨图腾制度的肯定性方面了。

我把 M. 梅罗-庞蒂的名字写于本书扉页，而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讨论萨特的一部著作，谁都不要因此就认为我有意要把他们两人对立起来。近年来，某些接近梅罗-庞蒂和我本人的人不难了解，我将本书奉献给他原是很自然的事，这本书是根据我在法兰西学院的一些讲稿随意扩充而成的。如果他还在世，这本书无论如何也会是我们两人之间继续讨论的成果，我们两人之间的相互讨论开始于1930年，当时西蒙·德·波瓦和我们俩在一起参加教学实习工作，那正是我们取得最后学位的前夕。死亡突然把他从我们身边夺去了，但这本书至少仍然可以奉献给长存于我们记忆中的他，以此来表示我的信赖、感激

和友情。

如果说我感到有必要把我与萨特在有关人类学的哲学基础方面观点上的分歧论述一下，那只是在我反复阅读了萨特的这部著作后才决定这样做的。1960至1961年期间我和我的高等研究院的学生们曾多次开会专门研究讨论了这部书。我希望，萨特首先会看到，尽管有不可避免的分歧，这些表现出我们深切关注之意的讨论仍然间接地表示了我们大家对他本人的尊重与崇敬。

我要对我的同事，高等研究院的研究主任雅克·贝尔丁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他曾在研究室里热心地为我绘制了几幅图表；I. 舍瓦和J. 普伊翁的课堂笔记使我想起了早就遗忘了的一些即席发挥的内容；E. H. 雷玛夫人为我打录了手稿；M. N. 贝尔蒙帮助我收集文献并制作了参考书目和索引；我的妻子帮助我重读了原稿并校改了清样。

“世上只有野蛮人、农夫和外乡人才会彻底地把自己的事情考虑周详；而且，当他们的思维接触到事实领域时，你们就看到了完整的事物。”

巴尔扎克

（《古物陈列所》，七星丛书，
第4卷，第400—401页）

第一章 具体性的科学

长久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运用不包括表达“树”或“动物”这类概念的字词的语言，即使这类语言含有各物种和变种的详细品目所必需的一切词语。但是，虽然这类情况被引用为“原始人”的所谓不善抽象思维的证据。同时却首先忽略了另一类情况，这类情况表明，丰富的抽象性词语并非为文明语言所专有。让我们举个例子，在北美洲西北部广泛通行的契努克印第安语中，人们就是借助抽象词语来称道事物的很多属性和性质的。鲍阿斯说：“这种方法应用的范围比我们知道的任何其它语言都更广泛”。陈述句“这个恶人杀死了那个穷孩子”，译成契努克语就是：“这个人的恶性杀死了那个孩子的贫穷”。他们把“这个女人使用过一个很小的篮子”这句话说成：“她把委陵菜根放入一个蛤篮的小中”。（鲍阿斯 2，第 657—658 页）

此外，在每一种语言中，话语（discours）和句法都提供必要的手段以弥补词汇的欠缺。而且，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相反的情形，即相当一般性的词语比专门名词更多，也被用来证明未开化人智力的贫乏时，上一段谈到的这一论点的倾向性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在植物和动物中，印第安人用名字来称呼的只是那些有用的或有害的东西，其余种种都含混地包括在鸟类、杂草类等之中。”（克劳思，第 104 页）

晚近一位研究者似乎同样地相信，土著只是按其需要来命名和形成概念的：

“我还记得马克萨斯群岛的朋友们……对我们 1921 年探险队中的那位植物学家对他所采集的没有名称的（‘没有用的’）‘野草’发生的（在他们看来完全是愚蠢的）兴趣笑弄不已，不懂他为什么想知道它们的名称。”（韩迪和普奎，第 119 页，注 21）

然而韩迪把这种不关心的态度，与我们文明国度中的专家们对和自己研究领域没有直接关系的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作了比较。当他的土著合作者指出，在夏威夷“每一种人们知道是有名称的（和被拟人化的）植物的、动物的或无机物的品类，都是……某种被使用的东西”时，她特意补上一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使用的”。她明确指出，“有数不尽的林禽海兽和气象或海洋现象都没有名称”，其原因是，人们认为它们是没有“用处”或……不能引起“兴趣”的，这两个词并不相等，因为“用处”着眼于实际方面，“兴趣”则着眼于理论方面。接着她通过强调后者而摈弃前者来证实这一点：“生存，就是充满了精确的和确定的意义的经验”（同上，第 119 页）。

实际上，各种语言中概念的规定是不同的，正如十八世纪《法国大百科全书》中“名称”（nom）词条的作者正确注意到的那样，使用词的抽象程度的高低并不反映智力的强弱，而是由于一个民族社会中各个具体社团所强调和详细表达的兴趣不同：“在天文台里，一颗星并不只是一颗星，而是摩羯座中的 β 、半人马座中的 γ 或大熊座中的 ζ ，等等。在马厩中，每一匹马都有一个专有名称——钻石、妖精、暴性子，等等。”再者，即使本章开头时提到的有关所谓原始人语言的看法可以原封不动地接受，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类语言缺少一

般性的观念。象“橡树”、“山毛榉”、“桦树”等词与“树”这个词一样，也同样有资格被看作是抽象词。而且按照这一观点，一种包含有“树”一词的语言，在概念的丰富性上也不如那种虽然缺少这个词但却含有数十数百个个别物种与变种的词的语言。

我们在专业语言中见到的那种概念数目激增的现象，是与人们愈益经常地注意现实中的种种性质，愈益细致地关心对这些性质做可能的区分这一倾向相伴随的。这种对客观知识的渴求，是我们称作“原始的”人的思维中最易被忽略的方面之一。即使它所关心的事实与近代科学所关心的事实很少处于同一水平，它仍然包含着与后者相类似的智力运用和观察方法。在这两种情况下，宇宙既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至少同样也是供思索的对象。

每一文明都倾向于过高估计其思想所具有的客观性方向，然而这一倾向总是存在的。当我们错误地以为未开化人只是受机体需要或经济需要支配时，我们则未曾想到他们也可以向我们提出同样的指责，而且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的求知欲似乎比我们的求知欲更为均衡。

“这些夏威夷土著对他们所掌握的自然财富的利用几乎是完善无缺的，远比目前商业时代的资源利用要完善得多，后者毫不顾惜地耗用着少数几种在经济财务上暂时有利可图的东西，忽略而且往往是毁掉其余的东西。”（韩迪和普奎，第213页）

以牟利为目的的农业当然不能与植物学家所从事的科学混为一谈。但是老一辈的夏威夷贵族忽略后者而只考虑前者，尽量利用土法耕作牟利，这就等于犯了马林诺夫斯基那种似是而非的错误。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人对图腾动植物的兴趣只是他们饥肠辘辘的结果。

*

*

*

太斯曼(第71页)在谈到加蓬的芳族人时曾注意到“他们在区分同一属内各个种之间细微差别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确的辨别力。”前面引述过的那两位作者对于大洋洲也有类似的想法。

“这里的土著具有敏锐的官能，他们精确地注意到了陆地和海洋生物的一切物种的种属特性，以及象风、光和天色、水波和海浪变化、水流和气流等自然现象的最细微的变异。”(韩迪和普奎，第119页)

菲律宾群岛的哈努诺人有一种嚼槟榔的习俗，就象这样一种简单的习俗竟需要具有关于四种槟榔子和八种替代物，五种⑬⑭酱叶和五种替代物的知识。(康克林3)

“哈努诺人的几乎所有的日常活动都需要十分熟悉当地的植物和掌握有关植物分类的精确知识。有一种看法认为，那些靠自然物维持生存的集团只利用当地植物群中很小一部分。与此相反，哈努诺人却认为当地土生植物品种的总数中有93%都是有用的。”(康克林1，第249页)

对于动物界来说情况也相同。

“哈努诺人把当地鸟类分成七十五种……，他们大约能辨别十几种蛇……六十多种鱼……十多种淡水和海水甲壳动物……大约同样数目的蜘蛛纲动物和节足动物……。哈努诺人把现有的数千种昆虫分为一百零八类，其中包括十三种蚂蚁和白蚁……。哈努诺人认识六十多种海水软体动物和二十五种以上的陆地和淡水中的软体动物……。他们能辨别四种不同类型的吸血的水蛭……。总共记录下四百六十一一种动物。”(同上，第67—70页)

一位生物学家对菲律宾群岛的俾格米矮人作了如下的描

述：

“尼格利托矮人的另一特征是他们有极其丰富的关于动植物界的知识，这一点使他们与周围住在平原地区的信奉基督教的人判然有别。这种经验知识不仅包括对极其大量的植物、鸟类、牲畜和昆虫的种的识别，而且还包括关于每一种动植物的习性和行为的知识……。”

“尼格利托矮人完全是其环境中的固有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不断地研究着自己周围的环境。我曾多次看见一个尼格利托人，当他不能确认一种特殊的植物时，就品尝其果实，嗅其叶子，折断并察验其枝茎，捉摸它的产地。只有在做过这一切之后，他才说出自己是否知道这种植物。”

土著人对那些对他们没有直接用处的植物也感兴趣，因为这些植物与动物和昆虫界有着重要联系，于是该作者又继续说：

“矮人敏锐的观察力和他们对动植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了解……表现在他们对于蝙蝠生活习性的讨论中，梯迪丁（tididin）生活在棕榈树的干叶上，迪克迪克（dikidik）生活在野蕉叶子的背面，里特里特（litlit）生活在竹丛里，考仑拜（kolumboy）住在树穴里，克纳纳巴（konanaba）住在暗树丛中，等等。”

“皮那图博的尼格利托矮人能这样区分出不下十五种蝙蝠的生活习性。当然，蝙蝠以及昆虫、鸟类、牲畜、鱼和植物等的分类，主要是由其形体上的实际区别和（或）类似来决定的。”

“几乎所有尼格利托人都可以不费力地列举出至少四百五十种植物，七十五种鸟类，大多数蛇、鱼、昆虫和兽类，以及

甚至二十种蚁类……^①”的种名或摹状名。马纳纳姆巴尔，即巫医和巫医婆，在治病行医时经常使用各种植物，他们的植物学知识确实令人惊奇。”（R. B. 福克斯，第 187—188 页）

关于琉球群岛的一个落后种族，我们读到：

“甚至一个孩子也常常能认出哪块小木头是属于哪一种树上的，而且通过观察木头和树皮的外表、气味、硬度和其它特征来确定那种树的性别，土著们是具有关于植物性别的观念的。他们能成打地叫出鱼类和水生贝壳类动物的各不相同的名称，并十分了解它们不同的特征、习性，以及性别……。”（史密斯，第 150 页）

以前数千名柯威拉印第安人从未用尽过的南加利福尼亚一块沙漠地区里的自然资源，今天却只够少数白人家庭维持生存。他们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在这块表面上看来非常荒凉的不毛之地里，他们熟知六十多种可食植物和二十八种具有麻醉，兴奋或医疗效用的其它植物（巴罗思）。一个提供资料的塞米诺尔人就能识别二百五十种（和变种）植物（斯特提文特）。据记载，合皮印第安人知道三百五十种植物，那伐鹤人知道五百多种植物。南菲律宾群岛的萨巴农人的植物名词超过一千个（弗雷克），哈努诺人的植物名词将近两千个^②。与加蓬的一位土著资料提供者一同工作的塞兰斯，最近发表了一份有大约八千个名词的人种-植物词汇表，这些名词出现在附近十二、三个部落的语言或方言之中（沃克尔和塞兰斯）。M. 格雷奥勒和他在苏丹的同事的工作成果虽大部分尚未发表，但它们很可能也是同样引人注目的。

① 至少还有四十五种可食用的蘑菇和菌类（上述引文，第 231 页），在工艺方面，有五十多种箭类（同上，第 265—268 页）。

② 参见本书第 182、202 页。